

散文

最美芳菲四月天

■河北 刘明礼

四月，春行至深处，风和日暖，万物争辉。在我眼里，这无疑是一年之中最美的季节。

阳春三月，虽给人以陌上花开的欢愉，然气候微凉，苍茫大地还有些“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缺憾；暮春五月，虽有草木葳蕤的繁盛，可好多花儿谢了，青山也像身怀六甲的少妇，略显丰满肥腴，给人以“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惋惜。唯有这四月天，春阳既不拂清冷也不含跋扈，春雨既不再羞涩也不事张扬。花儿竞相绽放，蜂蝶起舞寻芳，风含情水含笑，山秀丽天朗朗。

花儿开了。“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四月的人间，桃花红，槐花白，牡丹笑，樱花俏……你方唱罢

他登场，把春装点成一个芳菲四溢、五彩斑斓的世界。蜜蜂、胡蝶在花丛里往来穿梭，俊男靓女在花前驻足流连。掬一捧花瓣映红了笑靥，闻一口花香沁醉了心田。天空有几朵流云在嬉戏，仿佛衣袂飘飘的仙子；天地之间挂满孩子们放起的风筝，把春天舞动得生气盎然。

燕儿来了。“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四月的人间，燕子们唱着春天的歌谣从南方飞来，栖息在农家的屋檐下，兴高采烈地和主人打着招呼，诉说着久别重逢的喜悦。“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仿佛凑热闹似的，鸟儿们也呼朋引伴，在山林，在旷野，在庄户人家院外的树

梢，在闹市绿树成荫的公园，打闹嬉戏，声声不歇。它们的歌喉经过一个冬天的滋养，经过春日朝露的浸润，更加清新嘹亮，优美婉转。

春雷动了。“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四月的人间，大地滚过第一声春雷。那雨滴，再也不是“天街小雨润如酥”般的拘谨扭捏，而有些“春潮带雨晚来急”似的潇洒自如。春雷虽不像夏日的霹雳那般凌厉，却让人有种“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清新。春雨后的四月天，阳光明媚得发亮，空气中弥漫着大地的馨香。层林绿染，溪水尽欢，整个世界因此而清清爽爽。

山野绿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

条垂下绿丝绦。”四月的人间，满眼的绿色为大地披上了盛装。行走在阡陌纵横的原野，你会发现：苍茫大地，芳草连天，绿毯如织；麦苗、稻禾青翠欲滴，在微风中泛起波浪；草木葱茏，无不焕发出生机；梨花带雨，小荷尖尖，如初长成的妖娆少女，淡扫蛾眉，轻点朱唇，明眸含笑，惹人爱怜。春之神韵，春之豪迈，春之繁华，春之精髓，皆跃然眼前，让人渐迷醉眼，心旷神怡。

四月，是一场春的盛会。她将春光洒播到人间的每一个角落，也将春蓬勃到了极致。四月，是一首流淌的诗，是一幅涌动的画。春光草木芳菲尽，人间最美四月天！

万众一心大中华

■于国栋

今年的雪较往年要多
或许是武汉人的泪水凝结的
白头了山峦
沉寂了沙漠
书写了一首困难面前雄壮的中华大歌

建筑工人夜以继日 工作忘我
春笋般突起的雷神山、火神山医院
是现实掌掴了传说

维护稳定 干警守土有责
党员干部 牢记使命 宁摧不折
志愿队伍 心甘情愿 默默奔波
普通民众 保护自我
强信心 守纪律 不出辙
献爱心 伸援手 有他 有你 也有我

医疗队伍 救民于水火
剪掉秀发 咱是戎装木兰哥
抚平脸上的挤压痕
整装回首 再战瘟魔

八方聚力成钢
团结就是力量
战旗迎风飘扬
战歌久久回荡

短篇小说

越障

■岳立新

栓子失眠了。
部队四百米障碍升级，增加一项颇有难度的障碍——云梯。为全营示范的任务落在栓子身上，然而三天了，栓子却掉了链子。
午夜，整个兵营只有巡逻哨兵的强光手电筒偶尔闪过几道亮光。真他娘的没辜负“云梯”这个名字！扭着迷彩服上的汗水，栓子烂泥一样瘫靠在云梯下咒骂。
难道一世英名要毁于云梯？筋疲力尽的栓子呆呆望着深邃的夜空。恍惚中，飘来集合的哨声。原来天气预报有雨，连队要为老乡们抢救小麦。

夜色下，麦田金波翻滚，一望无际的。“是英雄是咸蛋，今晚麦田比比看！”连长简短的“战前动员”后，麦田“歼灭战”打响。栓子镰刀挥舞，一排排麦子瞬间成为被打倒在地上的战俘，很快就全连战友远远甩在屁股后面。
突然，眼前出现一片空地，中间有一云梯悬在空中。天赐良机啊，那就先练会儿。栓子想着，紧跑两步一个前扑，双手紧紧握住云梯横杆。
“咋不笨死你算了，看着点，我给你示范一遍。”正当栓子和云梯较量起劲的时候，连长突然出现。只见连长助跑、上梯、上身左右摆动、两手快速交替，眨眼就通过了云梯，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似乎有所悟，栓子照着连长的样子一遍一遍的练。练着练着竟然过去了，动作就像连长一样干脆利落。
哈哈……兴奋中突然失去重心的栓子一激灵，从梦中醒来。清醒过来的栓子赶忙起身跑到云梯的一头，助跑、上梯、上身摆动、两手快速交替，动作行云流水。
我就说嘛，那么真实，怎么会是梦。夜幕里，栓子露出憨憨的笑容。

短篇小说

别蹭背后

■蓝玉

我的同事小马，为人正直，从不占别人便宜。
今天，他对我说了一件怪事，告诉我大致的来龙去脉。
“上午七点，我在环城路骑车，拐弯时速度快了一点，撞上一个拎着礼品袋的哥们，这哥们年纪和我差不多，三十几岁。明明是我不对嘛，我认。他跌在地上，左脸蹭了点皮，可他只管抱住袋子，我想拉他，他速度比我快，爬起来瞅都没瞅我就一溜烟地走了。我不放心，就在后头追他，要钱我赔啊，可这哥们一个劲地冲着我说不事没事。我还是奇怪，他一定有更大的滑头。我就问他，到底要多少钱？明说，我一分不赖！他更急了，说撞了撞了，我不怪你，只求让他赶紧走。”
“你说，现在怎么有这么老实的人呢？我逼他加了我的微信，才放他暂时离开。”小马摇摇头，还是皱着眉。
这时他手机响了。小马看了几眼，愣住了，然后把手机递给我。原来是这哥们的回复。今天是他老爹的七十寿辰，老爷子苦了一辈子，又生了一场病。病好了后，医生告诉他可以喝酒了。上周这哥们贷款买了套二手房，终于有底气将爹接来同住，他特意托朋友挑了两瓶好酒。他赶时间，只为让爹早点看到，早一点高兴。果然，老爷子还没起床，一睁眼，就看见床头边挺着白胖肚子的两瓶酒，乐得牙都没了。
这哥们又发了个笑脸，附上：尽孝要趁早，我忙去了。
我和小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们都是农村娃，乡下都有爹和娘。

散文

我拿什么拥抱你

■魏国良

很多人在QQ或微信里问我，怎么开始写诗的。我也回答过多次，甚至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详细说明曾经与诗词的渊源。但还是有人不满意，还是有人像我一样，凡事喜欢刨根问底。他们总想知道“那之前呢？”

这真是个复杂的事情，复杂到总有那么一刻让我觉得都无从说起。我经常由此问题联想到高对象，情侣之间的感情可以是日久生情，也可以是一见钟情。若你一定要深究，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往往很多人说不清。因为那很可能只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难以详细。
被问急的时候，我倒是很想把问题简单化：从小开始喜欢、闷头看、闷头写，后来好像居然成功了。如果过程真是如此，那也未免太平常了，过分平常才是最大的离奇。

无论事情怎么变化，“喜欢”绝对是第一要素。尽管有时可能这种情结的由来连你自己都未必十分清楚。说不上什么时候却被一个偶然事件触发了。
青少年时期的一个寒假，参加了一个美术速成班。现在想来，绘画是不可能速成的，如同写诗一样，需要艺术技巧上的开悟以及艺术修养的日积月累。所谓“速成”，只是给你一个触发点、一个机会。如果碰巧，没准就在无意间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大门，仅此而已。只是哪怕天赋异禀，能速成的也只能是艺术技巧，艺术修养不能速成。否则，天底下还有什么不是速成的吗！

艺术修养就像古董，只有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和时光的打磨，才有价值才会发光。“速成”对于古董来说就是“做旧”，被“做旧”的古董看起来也很像那么一回事，之后它可能被贴上宋、唐先秦或西周的标贴，并且可能骗过很多人的眼睛。但终究经不起行家手里的推

敲，能改变的只是外表，本质还是“上周”的。

这个比喻也适用于那些“善于”抄袭的人：假的真不了。在错误的路线上走得越久，猥琐的心灵被崩塌的危险系数就越大。不揭露不是因为你的伎俩有多成功，而是可怜你，毕竟活着都不易，何况你还要提心吊胆的活。更别说话说慌，大言不惭。真金尚且时时被掩盖去光芒，一颗靠钻营镀金来博取眼球的小石子，你能挺多久？

只不过，我去速成班却不是临时起意，打小儿就喜欢画画，逮着一本小人书就趴那临摹，不画到昏天黑地都不罢休。短短一两年时间就画了厚厚的一大本。内容可谓五花八门，上天入地的神仙，打家劫舍的强人，魅惑的狐、凶悍的妖、至于水泊梁山上的百单八将、隋唐演义里的英雄豪杰更是被使用各个“版本”临摹了好几个来回……而大观园里的别说男男女女，就是亭台楼阁、花草草，只要见面的，几乎无一幸免。

一个月的时间，少年时期那股能把临摹搞得昏天黑地的劲头，终于被“发扬光大”。

一晃几十年都过去了，绘画班的很多细节，已经在滚滚红尘中消散殆尽。但是老师的一个“训诫”能被经常想起，原话能记住的已经不多，大意是：“画”是要有灵魂的，“灵魂”就是充满诗意……

当时的理解懵懵懂懂，甚至没有去对比我之前那厚厚的一大本临摹里，到底有没有“诗意”。

此外还能记住的，就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结业式”。

那天，老师抱来一个半身维纳斯石膏像，他让每个学生对着维纳斯说一句

话，来表达此刻的心情。老师说完了，下面就乱了，说啥的都有。老师一直皱着眉头，像在寻找也像在等待。

然后他开始点名发言，几分钟过去了，他似乎一直没有找到想要的答案。突然，他把目标转向一直默不作声的我。

“……我拿什么拥抱你”我略加思索。

还没等老师回话，旁边一个同学插嘴：你说错了，应该是“你拿什么拥抱我”。说着，他站起来还把双臂背在身后，晃了晃肩膀，用以展示他的真实：维纳斯是没有手臂的嘛！就有很多同学跟着起哄。

老师示意他们安静后，面向我说，你重复一遍。

我就重复了一遍，老师缓慢的说，那你有答案吗？

“崇敬如爱”我说。

那段时间，我正在看一本杂志，里面有篇文章是对一个艺术家的访谈录，“崇敬如爱”其实是对那篇访谈录的一个理解和总结。但是“我拿什么拥抱你”确是一个来自内心深处真实：维纳斯是没有手臂的嘛！就有很多同学跟着起哄。

老师说：“艺术的灵魂在于充满诗意”确是一直记得。我没有继续深造我的“画业”，却在若干年后鬼使神差写起了诗词，也不知道这算不算“诗意灵魂的延续”。

也许，能把这个短文算作对我关心和爱护的朋友们的又一个回答。

这，应该是可以的吧。

母爱

摄影

姜君

